

#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 Jung*

[瑞士]C.G.荣格/著 申荷永/总策划 高 岚/主编



## 荣格自传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Jung

[瑞士] C.G.荣格 / 著

申荷永 / 总策划

高 岚 / 主 编



荣格自传

长 春 出 版 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荣格自传

徐说 胡艾浓 / 译

姚羽蒙 王求是 / 审校

## 序 言

他用望远镜来观察自己的灵魂，  
 看似乱糟糟的一团，  
 他却说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宇宙，  
 他给意识增添了世间不为人知的宇宙。<sup>①</sup>

——柯勒律治《笔记本》

1956年夏天，爱诺思会议在阿斯科纳召开，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在与苏黎世的朋友交谈时，表示他想让纽约万神殿书局出一本荣格的传记，荣格的一位助手——乔兰德·雅克比博士，便提议由我来主持传记的编写工作。这本书的起缘就是这样。

我们都明白这一工作并不容易完成——众所周知，荣格一向反感将私生活公之于众。事实上，他确实疑虑和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同意出版这本传记。不过他同意后，便每周花一下午时间与和我一起工作。他平日工作压力大，且年过八旬，极易疲劳，这些时间对他来说，已经够多了。

从1957年春季动笔时开始，这本书便被设想为一部“自传”而非“传记”，由荣格本人作为叙述者。这个设想决定了书的构架，而我的任务基本上是提问和记录。一开始，荣格显得有些沉默寡言，但他的热情很快就被激发出来。他开始越来越有兴致地讲他的故事、成长经历、梦和见解。

同年年末，荣格与我们协力合作的积极态度促成了一个关键性的进展：他童年的一些长期潜藏的内在意象渐渐浮现。他发觉这些意象与他晚年作品

---

<sup>①</sup> 英文原文如下：He looked at his own Soul/ with a Telescope. What seemed/ all irregular, he saw and/ shewed to be beautiful/ Constellations; and he added/ to the Consciousness hidden/ worlds within worlds.

中的一些思想有所关联，却又无法准确地把握其中的联系。一天早上，他告诉我他想亲自执笔童年回忆的部分。彼时，他已向我讲述过很多早年的记忆了，不过仍颇有脱漏之处。

这是一个既令人欣喜又出人意料的决定，以他的高龄，除非打心眼里觉得这是一项内心的使命，否则他是决不会接手这类事务的。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成了荣格内在生命的“自传”了。

不久之后，我记录下荣格的一段话：“我的每一本书都与命运息息相关。每一次写作过程中总会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出现，我无法给自己预设一个什么章程。如今这部‘自传’，也与我最初的设想截然不同。书写早年的记忆，于我而言已成了一件每日必做的事情。一日不写，身体就会感到不适；而只要提起笔，不适感便荡然无存，头脑也会异常清晰。”

1958年4月，荣格完成了《童年时代》《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共三章的内容，即最初他称为的“早期重要事件”。这些章节一直讲到1900年他结束了医学研究工作为止。

不过，荣格对这部传记的直接贡献并不止上述这些章节。1959年1月，他住在波林根的乡间住所，把每个早晨都用来校对选定的那些章节，本书也是在那时修改成文。当校完《论死后的灵生》一章时，他对我说：“我内在的某种东西被触动了，一些改变正在发生，我必须写下来。”于是《晚年思想》一章应运而生，讲述了他最核心的、可能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信仰。

这一年夏季，荣格在波林根写了《肯尼亚和乌干达》一节。而《美国：印第安人村庄》一节则取自一篇尚未发表过的未完成的手稿——论及原始宗教心理学的一般问题。

在整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与无意识的面质》这两章时，我参考了他在1925年举办的一次研讨会的会议记录。荣格第一次讲述他的内在发展历程便是在该研讨会上。

《在精神科的实践活动》一章则是基于1956年荣格与一位年轻助理医生的谈话记录。这位助理医生来自苏黎世布勒霍尔兹精神病院，当时荣格的孙子也在该院当精神病科医生。谈话地点是荣格在库斯纳赫特的一处住所。

荣格通读过本书的原稿，并予以肯定。偶尔他会订正几个段落，或添加一些新材料。反过来，我也会用我们的谈话记录来补充他写的章节，扩充其中过于扼要的隐喻，再删去重复的部分。越是向前进行，我们的工作越是趋

于融合。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内容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了。谈话和随机的讲述难免带有随意性，随意的格调便贯穿了整部自传。所有章节都像是灵光一闪，匆匆阐述了荣格的人生和工作中的某些外在经历。不过它们所传递的气场可以弥补一切，那是荣格的智慧世界——一个视心灵为深刻现实者的经验。我常向荣格询问这些外部事件的具体日期，但徒劳无获。他只记得他生活经验的精神实质，并且似乎也只有精神实质才值得他讲述。

比文本梳理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克服先在的、更为个人化的障碍。1957年下半年，一位学生时代的朋友来函邀请荣格写一写青年时代的记忆，他在回信中曾提及这一障碍。他写道：

“你说得很对。上了年纪后我们于内于外皆向早期回归了。曾几何时，有30年了吧，我的学生们要我解释我是怎样得出了无意识这个概念的。我以研讨会<sup>①</sup>的形式回应了这个请求。过去一年里，我收到多方建议，说我该写一部自传。可我一直无法想象自己也会做这种事。我知道，太多的自传都在自欺欺人，全然是谎言；我也知道要描写自己，是何等的不可能——以至于我根本不敢做任何尝试。

“近来，我应邀提供一些自传的信息。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记忆里潜藏的一些客观问题似乎需要细致入微的审视。权衡轻重之后，我决定避开其他合约，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着手处理我生命中最初的体验，并以一种客观的方式进行思考。结果这项任务是如此之难，又如此私人化。于是，我只好向自己许诺，只要我还在世，这些结果就不会被发表，如此才能继续进行下去。这个许诺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有了它，我才确定能保持一种必不可少的超然态度和平静。逐渐明确的一点是，所有那些依旧生动可见的、涉及情绪的记忆，都会让我心绪不宁与激荡——而这又绝不是令文本客观的最佳状态！正是在我就要决定冒险一试时，你的信悄然而至。

“命运自有安排——这句话完全符合我的经历——我一生中全部的‘外在’经历都是偶然发生的，只有内在经验具有实质性，有着明确的意义。所以，有关外在经历的记忆都消退了，或许它们压根儿就不重要，或许它们只

<sup>①</sup> 即之前提及的1925年研讨会。

是在与我内在的发展期同时出现时才重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这些外在经历，当年好像我是全情投入的，但是末了却如泥牛入海，了无痕迹。然而，一部明智的传记，通常会包含这样的内容：曾经见过的人、旅行过的地方、冒过的险、遇到的纠葛、命运的冲击，等等。但除少数例外，这些事情于我已成了幻象。我很少想起这些事，我的头脑里也没有将之重现的愿望，它们不再能在我心中荡起一丝涟漪。

“另一方面，关于内在经验的记忆不断地变得生动多彩。这就使我渐渐感到笔拙词穷，起码目前是如此。非常抱歉，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实为力有不逮……”

荣格的态度在这封信中展露无遗。尽管他已经“要决定冒险一试”，信却以拒绝结尾。一直到离世，他都是在同意和拒绝之间摇摆不定，总有一丝怀疑挥之不去，总是回避着未来的读者们。他不认为这部自传是学术作品，甚至不把它当成自己的著作；相反，他总是称它为“安妮拉·亚菲的项目”，而他自己其中仅仅是有所贡献。在他的特别要求下，本书未被收入《荣格全集》。

荣格对他的人际交往一向不予置评，不论是涉及公众人物，还是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我与许多同时代的名人都交谈过，那些学术界泰斗和政界元老们，像探险家、艺术家、作家、权贵和富豪之类。不过说实话，这样的会面几乎不曾带给我什么重要的体验，倒像是远海上两船相错时互相挥旗致意一般。而且，这些人常常会问及一些我不能随便透露的问题。于是，不论他们在世人眼中有多重要，也不能刻入我的记忆中。我和他们的会见毫无特别之处，很快就被淡忘，亦不曾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至于我的至亲挚友——他们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仿佛是从久远的记忆里走出，来到我身边一样——我亦无从谈起。因为这些亲密关系不只涉及我的内心生活，也属于他们。我不可以猝然把那扇永远锁着的门向公众敞开。”

不过，内在的体验和丰富的思想很好地弥补了外部事件的匮乏，并像荣格所说的一样构成了这部自传的主体。的确如此，其中最首要的便是他的宗教理念——本书包含了荣格对宗教信仰的公开声明。

几个不同的渠道都把荣格引向了宗教问题。童年时代的幻觉使他切身体会到宗教体验的真实性，并伴他终生。而对心灵的内容及其呈现方式的那种

无法抑制的好奇心、那种求知欲，成了他的学术研究的特点。此外，同样重要的是他作为医生的感悟。荣格认为自己的第一身份是一名医生，而且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他清楚地认识到病人的宗教态度在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与之相符，他还发现心灵会自动产生带有宗教内容的意象——即“心灵生来就有宗教性”。他亦察知很多精神症皆源自对心灵的宗教性这一基本特征的忽视，尤其是在人的后半生中。

荣格的宗教观念在许多方面与传统基督教不同——尤其是他对罪恶问题的回答和他认为的那种上帝并非全知全能全善的观点。从严格的基督教教义的角度看，荣格显然是一名“非教徒”。由于他享誉世界，从他的著作中得出的这个论断便被强加到了他的身上。这使他感到痛心。因此，荣格在本书中多次表达他的失望，身为一名科研人员，他的宗教见解被误解了。不止一次，他严肃地说道：“放在中世纪，他们一定会把我当成异教徒烧死的！”直到他去世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神学家开始宣称，荣格无疑是本世纪宗教史上的一位大师级人物。

荣格曾明确声明他是忠于基督教的，而且他最重要的著作便论述了基督徒的宗教问题。他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并谨慎地和神学方法划清了界限。这样一来，与基督教对忠诚的需求相左，他强调理解和思考的必要性。他视这种必要性为理所当然，是生活的根本属性之一。在1952年给一位年轻牧师的信中，他写道：“我发现我的想法总是围绕着上帝，就像行星绕着太阳旋转一样，无法抗拒地被上帝吸引着。假如我想反抗这个引力，就会觉得自己罪大恶极。”

在荣格的诸多著作中，只有本书论及上帝和他对于上帝的个人体验。在写到青少年时期对教堂的反抗时，他曾说：“那时我意识到，上帝是一种最直接的体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荣格在学术著作中很少提到上帝，若提到则会不厌其烦地使用“人类心目中的上帝的意象”这一术语。这样其实并不矛盾。提到内在经验时，他会使用较为主观的语言；而涉及科学研究时，就运用更为客观的表述。前一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人，他的思想可以被人格、直觉、强烈的情感和漫长而丰富的人生经历所影响；后一种情况下，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有意识地克制自己，只说那些能被证明、有证据支持的话。作为一位科学家，荣格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在本书中，当荣格谈到他的宗教体验的时候，他假设读者是乐意与他的见解产生共鸣的。他主观的表述只能



被那些有过类似经验的人——或者说，那些心目中的上帝意象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人——所接受。

尽管荣格在写作这部“自传”的过程中表现得积极而又肯定，但长期以来，他对本书出版的前景持一种相当批判和消极的态度，这一点很好理解。他极为担忧公众的反应，一来是因为他在书中对他的宗教体验、观念直言不讳；二来则是《答约伯》引起的反对声仍未消散，被世人所不理解或误解着实令他痛苦不堪。“我一生守护着这些素材，从未打算公诸世人；因为倘若它们受到抨击，会比我的其他著作受到抨击对我的伤害更大。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远离尘世，远到批评之箭再也射不到我，远到能够隔开负面的回应。我受够了不被理解的苦，也因独自说着没有人懂的话而尝尽孤独。《答约伯》尚且遭遇了如此之多的误解，我的‘回忆录’只能落得一个更为不幸的结局。这部‘自传’借由我从科学钻研中得到的知识来审视我的一生。二者融为一体，所以这本书就那些不知道或不能理解我的科学理念的人而言要求很高。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人生故事成了我著述的精髓，而不是相反。我和我的作品是一个整体，我所有的见解和钻研都是我的一部分。故而这部‘自传’也只是管窥一斑罢了。”

在本书逐渐成形的几年里，荣格变得日渐客观。可以这么说，每向下进行一章，他便离自我更远一些，直到最后他能够隔一段距离去看他自己、他的一生和著作的意义。“若是问我的人生是否有价值，我只能把自己放入过去的几个世纪去比较，然后我必须说，是的，它有一定意义。但倘若用现代的观念看，它便一文不值。”这句话中表露的超然态度和历史连续感，正如读者稍后所见，将在本书的行文中更加强烈地显现出来。

题为《著述》的这一章，由对荣格最重要的几部著作的萌生的简单追溯拼凑而成。由于他的全集有近二十卷之多，我也别无他法。何况荣格从来没有要把他的诸多观点进行总结的意向——无论是以谈话的形式，还是写下来。若是请他总结，他便会以他那招牌式的、激烈的措辞回答道：“我绝不肯做这种事。把费尽心思详细阐述的论题再缩写一遍，我觉得这种出版物毫无意义。早知道我就省略掉所有论据，直接采用那种晦涩难懂的理论陈述风格了。像是有蹄类动物典型的反刍机能，把嚼过的东西再倒嚼一遍之类的事，根本不

能引起我的任何兴趣……”

因此，读者不要想着这一章有多全面，它只是应景之作，是些回忆性的随笔。

应出版商之邀，我在书尾附上简略的主要术语表，谨望能为不熟悉荣格作品和专业术语的读者提供帮助。经编者库尔特·冯·萨里医学博士慷慨授权，其中一部分定义取自《心理学及其相关领域词典》<sup>①</sup>。只要有可能，我就从荣格的著作中引用原文来阐释荣格心理学的各种概念，并以同样的方法来增补上述词典的词条。不过，请务必只把这些引文当作提示和线索。荣格认为不存在一个终极定义，因而他不断地用新颖、迥异的方式重新阐述他的观点。他认为，把依附于心理事实上那些无法解释的原理仍作为谜题、秘密去了解，才是明智的。

在完成这项既振奋人心又困难重重的任务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帮助过我，他们在缓慢的进程中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关心，并用有启发性的建议和批评推动着它的进展。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每一个人。在此特别列出以下几个名字：来自洛迦诺的海伦和库尔特·沃尔夫，是他们提出这本书的设想并助之开花结果；来自库斯纳赫特—苏黎世的玛丽安和瓦尔特·尼赫斯-荣格，在这本书成形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用语言和行动支持着我；以及来自马略卡岛帕尔马的赫尔，他以无比的耐心给予了我很多建议和帮助。

安妮拉·亚菲

1961年12月

---

<sup>①</sup> 《心理学及其相关领域词典》（*Wörterbuch der Psychologie und ihrer Grenzgebiete*），1951年由瑞士巴塞尔施瓦布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用德语编写的心理学词典。——中译者

## 前 言

我的一生是一个无意识自我实现的故事。无意识中的一切都寻求着外在的表现，人格也渴望着从无意识状态中发展起来并作为一个整体来体验自身。我无法用科学的语言来追溯我自身的成长过程，因为我无法把自己当作一个科学问题来体验。

从内在的意象来看，人类是什么？人类在哪些方面具有永恒的生存样式？这些东西只有通过神话才能表达出来。神话更加个体化，并在表达人生方面与科学相比更加精确。科学以平均概念进行工作，对于各种各样的主观个体生命太过笼统地均衡对待了。

因此，在我 83 岁之际，便开始讲述我的个人神话了。我只能做直接的表述，只能“讲故事”。这故事是否“真的”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不讲述了我的寓言、我的真实。

自传的写作如此之难，因为我们没有标准、没有客观的基础来对自己作出评判。确实没有可用于比较的适当基础。我知道自己在很多事情上不同于别人，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不可能将自己与任何其他生物相比较，他不是猴子，不是牛，不是树。我是一个人。但人又是什么呢？如同所有其他的存在一样，我是无限的神的一块碎片，但我又不能与任何动物、任何植物或任何石头相比较。只有神话中的人物比人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那么，人怎样形成一切对其本身确切的看法呢？

我们是一种心理过程，对此我们无法控制，哪怕仅仅是部分地引导。因此，对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生命不能作任何最终的判断。如果我们能做，我们就无所不知了——但这至多是一个借口。在根本上，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人的生命的故事始于某处，我们碰巧记住了某些特定的点，并且甚至就在那时，它已经高度复杂了。我们不知道生命是如何熄灭

的，因此故事没有开始，结尾也仅是隐约的暗示。

人的生命是一个令人怀疑的实验。从数量上讲，生命如此之多，好像挺惊人。但是对于个体，生命如此稍纵即逝、如此不充分，但还能存在和发展，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很早以前，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科大学生，这一事实便令我印象深刻，并且我竟逃过了早夭这一关，这对我来说也不失为一个奇迹。

生命对于我来说总像是一个存活于其根茎上的植物，它的真实生命是无形的，掩藏在根茎之中。显示于地面的部分仅仅持续一个夏季，然后便枯萎了——像一个朝生暮死的幽灵。当我们思考生命和文明那无休止的生长与衰败时，我们无法逃避绝对的无价值感。然而，透过永恒流变的表面，我始终能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存在着，而且从未死去。我们看到的是花，它会消失；而根，却一直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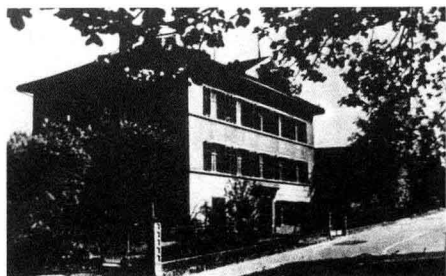
最后，我生命中唯一值得讲一讲的事情，就是不朽的世界闯入了短暂的世界。因此，我只能讲内在的经验，讲我的梦和意象。它们是炽热的岩浆，是我展开科学工作的原始物质，后来就成了结晶体。

与这些内心事件相比，所有其他关于旅行、人们和周围环境的记忆，都已黯然失色。很多人参与了我们时代的故事，并记录下来。如果读者想要了解，可以去读，或者让什么人讲给他听。我一生的外在天事件的记忆已经模糊或是消失了，但我与“他者”的遭遇却是事实，我与无意识的较量，却不可磨灭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那个王国里总有无尽的宝藏，相较之下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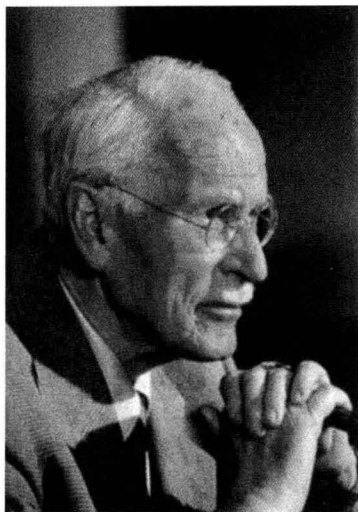
同样，在我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人们，实际上他们的名字从生命一开始就早已写在我命运的卷轴里，所以表面上是遇见他们，实际上同时也是久别重逢。

内在体验在外在事件上也打上了印记，在我年轻时代或之后对我同样重要。我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如果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和纠结，我从内在给不出答案时，那就表明它们根本没有多大意义。因此我的生命在外在事物中异常贫乏，乏善可陈，因为外在事件无法取代内心的体验，那对我来说既空洞又不真实。我只能在内在发生的事件的光亮中认识自己。正是这些构成了我生命的独一无二性，这些便是我的自传。

## 目 录



第一章	童 年 .....	1
第二章	中学时代 .....	15
第三章	大学时代 .....	59
第四章	在精神科的实践活动 .....	81
第五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105
第六章	与无意识的面质 .....	123
第七章	著 述 .....	147
第八章	塔 楼 .....	165
第九章	旅 行 .....	177
	1 北非 .....	177
	2 美国:印第安人村庄 .....	182
	3 肯尼亚和乌干达 .....	187
	4 印度 .....	202
	5 拉文纳和罗马 .....	210
第十章	视 像 .....	214
第十一章	论死后的灵生 .....	221
第十二章	晚年思想 .....	240
回 顾	.....	260
附录一	弗洛伊德致荣格 的信 .....	264



附录二	自美国写给爱玛·荣格的信 .....	267
附录三	从北非寄给爱玛·荣格的信 .....	272
附录四	关于卫礼贤 .....	274
附录五	向死者的七次布道 .....	278
附录六	主要术语表 .....	291
附录七	荣格全集目录 .....	301
附录八	人名对照表 .....	316
附录九	专业术语对照表 .....	322
附录十	荣格生平与著作年表 .....	329

## 第一章 童年

当我六个月大的时候，父母从康斯坦茨（Constance）湖边的凯斯威尔（Kesswil）镇移居到莱茵瀑布边的洛枫（Laufen）城堡一所教区牧师的宅第。那是1875年。

我的记忆开始于两岁时。我还依稀记得那宅第、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沃斯小城堡，以及教堂司事的农场。它们仿佛是一片模糊的大海之中漂浮的一个个小岛，看起来相互之间没有联系。

一个情景浮现出来，也许那是我生命中最早的记忆，实在只是相当朦胧的印象。我躺在树荫下的一辆童车里，那是个美好、温暖的夏日。天空湛蓝，金色的阳光穿过绿色的树叶。童车的遮阳罩被打开了，我睡醒在这灿烂美丽的景色中，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幸福感。我看着在树叶上和花丛中闪烁的阳光，一切都是那么的神奇美妙、多姿多彩、辉煌灿烂。

我记得的另一个情景是：我坐在我们这栋房子的西侧餐厅里，在一个高椅子上，用勺子舀碗里有碎面包块的温热的牛奶喝。那奶有种令人愉快且特别的味道，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牛奶的味道，可以说，那是我有了味觉意识的时刻。这一记忆也已飘逝得很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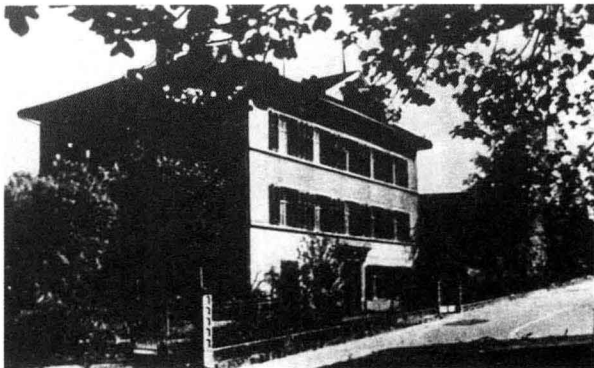
还有一件事：在一个美好的夏日傍晚，姨妈对我说：“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于是领着我出了家门。在去往达申（Dachsen）的大路上，只见远处天际，阿尔卑斯山脉沐浴在夕阳的红色光焰中。那天傍晚，阿尔卑斯山格外清晰可见。“看那儿，”我听见她用瑞士方言说，“整个山儿都红了。”那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看到了阿尔卑斯山。后来，我听说乡村学校的小孩要去玉特利山（Uetliberg）郊游，那里离苏黎世很近。我很想去，但是人家说我年龄太小，我非常伤心，却又无可奈何。从那时起，走近那白雪皑皑、闪耀着光芒的玉特利山和苏黎世，就成为我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之乡了。

后来稍晚一些时候，我又有了另外的记忆：母亲领我去图尔高（Th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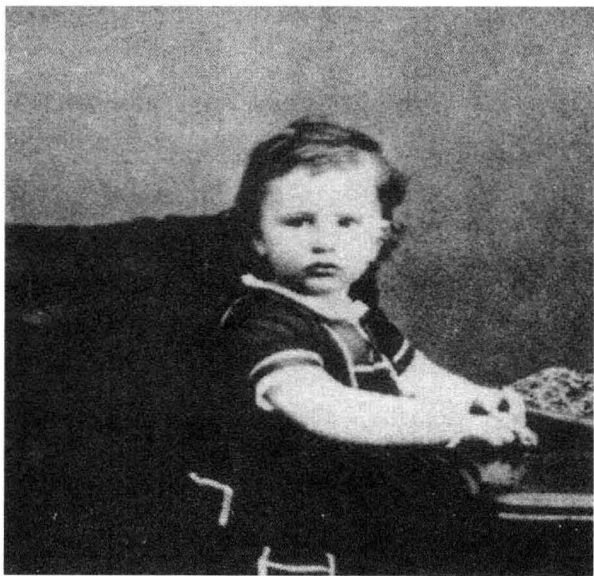
gau) 看望朋友，他们在康斯坦茨湖边有一座城堡。我怎么也离不开那水了，波浪从船舷涌向岸边，阳光在水面上闪耀，水底细沙被波浪冲刷成卷曲的花纹，湖面向远方越伸越远。宽广的水面带给我难以置信的愉悦和一种无与伦比的壮丽之感。从那一刻起，一个想法便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我一定要生活在湖边。我想，没有水的话，没有人能够存活。

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很多陌生人，很热闹，都很兴奋。女仆跑过来大声喊道：“渔民发现了一具尸体——从瀑布上冲下来的——他们要把他抬进洗衣房去！”我父亲说：“是的，是的。”我立刻就要去看那死人，母亲把我拽了回来，并严厉禁止我到花园里去。等所有人都离开了之后，我立刻悄悄地溜进花园，来到了洗衣房前，发现房门是锁着的。我绕着房子转，看到那后面有一条排水沟通往一个斜坡下面，沟里有混合着血的细流，我觉得特别有趣。那时我还不到四岁。

我还记得其他的图像：我在哭闹，发着烧，无法入睡。父亲把我抱在怀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唱着他学生时代的老歌。我还记得其中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它总是能安抚我：



荣格出生的房子



孩童时的荣格



“四处静悄悄，人人在梦乡……”（原文为“*Alles schweige, jeder neige*……”，瑞士语），似乎是这样开始的。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父亲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歌声轻抚着我。

那时我正在受苦，后来母亲告诉我，是得了湿疹。模模糊糊的，关于我父母婚姻中的麻烦的暗示萦绕着我。1878年那场病，一定与我父母的暂时分开有关。我母亲在巴塞爾的医院住了几个月，据推测，她的病与婚姻上的困境有关。我的一个姨妈是老处女，比我母亲大了差不多十二岁，由她来照料我。母亲走了，我相当痛苦。从那时起，人们说到“爱”时我就质疑，“女人”对我来说，好长时间都意味着“靠不住”。另一方面“父亲”意味着可靠——却无能。这是我人生开始时的障碍，后来，这些早年的印象有所改变：我信任男性朋友，但他们使我失望；我不信任女人，她们却没有令我失望。

母亲离开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家的女仆也照料着我。我依然记得她抱我，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的情景。她有着一头黑发和橄榄色的皮肤，与我完全不同。甚至到现在，我都还能看到她的发丝、她的喉部、她深色的皮肤，还有她的耳朵。她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那么的陌生，又奇怪的熟悉。就好像她不属于我们家而只属于我，仿佛她以某种方式与一些我不懂得的秘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类型的女性后来构成了我的阿尼玛。<sup>①</sup> 她所传达的那种陌生又始终很熟悉的感觉，对我来说，后来她成为象征着女性本质的典型形象。

在父母分居期间，我记忆中有另一个意象：一个年轻的、非常美丽迷人的女孩，有着蓝色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在一个蓝色的秋日里，她领着我在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沿着莱茵河瀑布桥散步。阳光穿过婆婆的树枝，地上铺满黄色的叶子。这个女孩后来成了我的继母，她崇拜我的父亲。我直到21岁时才再次见到她。

这些是我外在的记忆，下面我要说的是更加强烈、根本无法抵挡的意象，其中一些我只能朦胧记得。有一次是我从楼梯上摔下来，还有一次是摔在火炉腿的角上。还记得那疼痛、鲜血和医生缝在我头上的伤口——直到上中学的最后一年，那伤疤还清晰可见。母亲还告诉我，有一次去诺伊豪森（Neuhausen），在过莱茵瀑布桥的时候我差点儿掉下去，幸好女仆及时抓住我那已经滑出栏杆的一条腿。这些事情显示出了无意识中的自杀冲动，或许也

---

<sup>①</sup> 阿尼玛和其他被荣格经常使用的专业术语，可能读者不太熟悉，或他本人也觉得不再新鲜，参见附录六主要术语表。